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34000

卷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無也靈心影現百
道不窮不刻死然之印投於者
下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而有籍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益於三國水滸乎曰不也燕越不
函傳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借這位是柴太官人舉薦
如何不受杜廷宋萬都勸

曰未太官人面上可以容

他方見我們重義王倫曰

他在滄州雖犯大罪却不知

心腹何如更有投各狀

來方可准信林冲曰乞紙

筆來便寫朱貴與日教與

錯了但是好漢人賤得下

山去殺個人把頭獻納他

便無疑這個謂之投各狀

林冲曰這事不難下山去

等只見無人過王倫曰限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七

聖嘆外書

第十三回

李催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茂苑毛宗崗序如氏評

王允以婦人行反間楊彪亦以婦人行反間同

一問也允用之而亂稍平彪用之而亂益甚何

也蓋呂布聽允而為允所用郭汜則未嘗聽彪

而不為彪所用也縱使汜能殺催猶以董卓殺

董卓耳催與汜是一董卓也一董卓死而一董

卓愈橫會何救於漢室哉況一人合而離離而

復合離而天子公卿受其毒合而天子公卿亦

你三日有坡名狀厥容你
人駭若三日沒有時休怪
林冲應承了有詩為証

愁展鬱鬱苦難開
可恨王倫忒乖乖
明日早尋山路去
不知那個送頭來

嘗晚不貴一面下山自去
守店林冲次早起來吃飲
提了撲刀叫喚囉引路下
山等候一日並無人過林
冲悶悶因茶次日又和噴
囉下山投南山路去等到

受其毒場彪始而反問繼而講和既欲離之又
欲合之主張不定適以滋擾以是謀國亦無策
之甚矣

呂布之誅董卓奉天子詔者也郭汜之攻李傕
不奉天子詔而目相吞併者也一則假公義以
報私讐一則知有私讐而不知有公義故布
之行事與卓與汜之肆惡與傕同

揚奉賈詡其於李傕亦始合而終離乃一離而
不復合是則彌補過者也若郭阿多反覆無常
與二人正曰雪壤

或問子曰設使王允謀洩卽鳩場兵緣其亂亦必
至此子應之曰董卓不死將不止於劫天子而

午時一戰客人約有三百

餘人結夥而逃林冲不敢
動手護他過去等到天晚
並無一人過林冲對噴囉
曰等了兩日不見一個孤
客過如何是好噴囉曰哥
哥放心明日還有一日眼
我同哥哥東山路上等候
當晚上山王倫曰若明日

却說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
海濱眾將皆來會集欲再與曹操決戰陳宮曰今曹
兵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之地那時再來遲
布曰吾欲再披袁紹何如先叙呂布這邊要夫官曰

再無不必相見林冲曰房
嘆曰不想如此命蹇一連
二日取不得坡名狀天明
起來背了包裹提了撲刀

起來背了包裹提了撲刀
布曰吾欲再披袁紹何如先叙呂布這邊要夫官曰

和嘆囉下山過渡接東山
路上來林冲曰今日取不
得投名狀時只得去別處
安身兩個來到林子理面
等候時遇殘雪初晴日色
明朗見一個人來林冲看
時見那人挑擔行李林冲
提樸刀驚地趕去那漢子
見了去擔便走林冲曰你
看我命苦極了等了三日
得一個人來又被他走了
嘆囉曰雖然殺不得人這
一担財帛可以抵當林冲
先使人往冀州探聽消息然後可去布從之且說袁
紹在冀州聞知曹操與呂布相持謀士奮進曰呂
布豺虎也若得冀州必圖冀州不若助操攻之方可
無患紹遂遣顏良將兵五萬往助曹操後陳琳散中以此居功
細作報知道箇消息飛報呂布布大驚與陳宮商議
宮曰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布從其言竟投
徐州來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雄之士
可出迎之糜竺曰呂布乃虎狼之徒不可收留收則
傷人矣為後文事玄德曰前者非布襲兗州怎解此
郡之禍前者曹操之退名將玄德實替呂布今彼窮
而投我豈有他心張飛曰哥心腸忒好雖然如此
也要準備老張舉是中右細玄德領眾出城三十里接着呂

曰你與我挑上山去我再
等一等只見山坡下轉出
大漢揸着樸刀大叫細宵
喝曰潑賊將俺行李那里
去酒家正要捉你林冲見
他來得勢猛也使步近他
不知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梁城楊志賣刀

天罡地煞下凡塵

托化生身各有因

落草固緣屠國士

布並馬人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下布曰某自
與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又遭催催之變魏素幽東
諸侯多不能相容豈非以汝連殺兩善恁因曹操不
仁侵犯徐州蒙復君力救陶謙因襲兗州以分其
勢便有居不料反墮奸計敗兵折將今投使君共圖
大事亦審尊意如何玄德曰陶使君新逝無人管領
徐州因今備權攝州事今幸將軍至此合當相讓遂
將牌印送與呂布有玄德今日之善便有呂布後日
呂布却待要接只見玄德背後關張二公各有怒色
布乃佯笑曰量呂布一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
讓兩官曰強賓不壓主請使君勿疑玄德方止遂設
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玄德

賣刀豈可殺平人

乃與關張同往飲酒至半酣布請玄德入後堂關張

東京已降天蓬師

隨入布令妻女出拜玄德玄德再三謙讓布曰賢弟

北土生成聖慈神

不必推讓張飛聽了瞋目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

豹子頭逢毒面獸

葉你是何等入敢稱我哥哥為賢弟你來我和你闖

同歸水滸亂乾坤

三百合習德生平只談得兩個人為兄其餘則不惟

那大漢身長七尺五寸面

之弟且不可出欲為其兄且欲為其兄之兄乎宜其

皮上一塔青記腮邊微露

呼之為弟玄德連忙喝住關公勸飛出玄德與呂布

赤鬚挺撲刀趕來高聲喝

陪話曰劣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然無語須臾

道那潑賊短俺行李那裡

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鎗而來大叫呂布

去了林冲正沒好氣那里

我和你併三百合的是快人○寫張飛勸呂玄德急

蒼鷹便挺刀來迎但見

今關公勸止次口呂布來辭玄德自家使君不棄但

幾雪初晴薄雪友曉法

恐令弟重不能相容布當別換他處玄德曰將軍若

這踏一井寒水岸上湧

兩條殺氣一上一下似

去某罪大矣劣弟冒犯另曰當今陪話近邑小沛乃

雲中龍關水中龍一往

昔昔日屯兵之處將軍不嫌狹窄且歇馬如何糧

一來如若下虎背林中

食軍需請當應付呂布謝了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

虎一個是擎天白玉柱

身去了玄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却說曹操平了山

一個是架海紫金梁架

東表奏朝廷加操為建德將軍費亭侯此時朝廷是

隔避攔却似馬超逢翼

惟也其時李催自為大司馬郭汜自為大將軍橫

德盤旋點糊渾如敬德

行無忌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

遇秦瓊聞來生响沒輪

獻帝曰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謀臣武將數十員若

鹿戰到數番無勝敗果

得此人扶持社稷除奸黨天下幸甚以此時大勢

然巧筆畫難成

力足以勸王室獻帝泣曰朕被二賊欺凌久矣若得

神須膽落

誅之誠為大幸處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

林中與那漢圍有三四十

言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以安朝廷獻帝

合不分勝負只見山高處

叫曰兩個好漢不要鬧了曰計將安出彪曰聞郭汜之妻最妬可令人於汜妻兩個收住刀看時却是王處用反問計則二賊自相害矣又是女將箭乃書密
論和社廷宋萬走下山來此召曹操詔付楊彪此召曹操彪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
說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此召曹操府連環計此召曹操却就此召曹操乘間告汜妻曰聞郭
撲刀這個是我兄弟豹子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司馬知之必
頭林冲你那漢是誰願道此召曹操遭其害夫人宜絕其往來為妙汜妻曰怪見他經
姓各那漢道俺是三代將此召曹操酒不歸却幹出如此無恥之事是妾婦非夫人言妾
門之後武侯楊令公之孫此召曹操不知也當備防之彪妻告歸汜妻再三稱謝而別此
姓楊名志幼年曾應武舉此召曹操謝過了數日郭汜又將往李權府中飲宴妻曰催性
做到殿司制使官因道君此召曹操不測況今兩雄不並立倘彼酒後置毒妾將奈何汜
皇帝蓋萬歲山欽差十二此召曹操不肯聽妻再三勸往至晚間催使人送酒進至汜妻
個制使去大湖搬運花石此召曹操乃暗置毒於中方始獻入汜便欲食妻曰食自外來
個是京來到黃河遭風打此召曹操

翻一船失陷石欄下能

京復命如今途放收得一擔錢物回東京極密院使用從這里經過加擔見被

他奪了可把來還我王倫此召曹操曰制使我數年前亦到東京此召曹操京應舉已聞制使大名幸今日相見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並無他意楊志只得上山來到聚義廳上分賓主坐定王倫敘置酒款待楊志酒至數巡王倫對楊志曰林冲兄弟是東京八車駕其餘寓人內侍並皆奔走推出後宰門正遇郭

豈可使食乃先與夫試之犬立死即用藥毒中

飲酒至夜席散已醉而歸偶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本為目已吃醋汜乃大怒曰吾與李權共圖大事今無端欲謀害我我不先發必遭毒手遂密整本部甲兵欲攻李權何不亦

以邀催如被焚燬故早有人報知催催亦大怒曰郭何不亦事平郭犯失算甚矣何不亦亞多安敢如此遂整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處合兵

數萬就於長安城下混戰乘勢擄掠居民揚彪友聞不好催催李權引兵圍住宮院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使補及帝后使賈詡左靈監押

車駕其餘寓人內侍並皆奔走推出後宰門正遇郭

十萬禁軍教頭被高太尉
刺配澹州那里又犯了事
殺郭汜兵退車駕冒險山
城不由分說竟擁到李傕
新到山寨制使又是官罪
的人如今赦宥難復前職
不如在小寨歇馬同做好
漢不知尊意若何楊志曰
多蒙攜帶只是酒家有個
親眷現在東京前者因官
事連累他不曾酬謝得望
眾頭領勸下行李如不肯
還空手也去王倫笑曰既
是制使不肯在此不敢強
逼且住一宵明日從命楊

汜兵到亂箭發射死宮人不知其數李傕隨後搖
營搶據宮嬪米女人營不長好放火燒宮殿車馬郭
汜長安又見咸陽三月矣次日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領軍來
官前廝殺帝后都受驚恐後人有詩嘆之曰
光武中興興漢世上下相承十二帝桓靈無道宗
社墮關臣擅權為叔李無謀何進作三公欲除社
鼠招奸雄豺獺驅虎狼八西州逆豎生淫凶主
允赤心托紅紛致令董卓成矛盾集魁殄滅天下
寧誰知李郭心懷憤神州荆棘爭奈何六宮幾體
愁于戈人心誦維天命去英雄割據分山河後王
現此存荒業莫把金甌等閒缺生靈糜爛肝腦塗

志大驚自飲酒至三更
方散次日又置酒與楊志
餞行眾頭領叫喚囉囉行
李送楊志下山來至路口
分別自回山寨王倫自此
教林冲坐第四位宋貴坐
第五位却說楊志出了寨
來取路投東京來路上免
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
不數日到東京有詩為証
清白傳家楊制使
耻躬身跡履危幾
豈知奸佞惑忠義

刺水落山多怨血我觀遺史不勝悲今古茫茫嘆
黍離人君當守包桑戒太阿誰執金網維
那說郭汜兵到李傕出營接戰汜軍不利暫且退去
催乃移帝后車駕於郾場董賊都搗道皆至此情使
姪李邊監之斷絕內使飲食不繼侍臣皆有飢色帝
令人問催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怒曰朝
夕上飯何又他求乃以腐肉朽糧與之惡皆莫不可
食帝罵曰逆賊直如此相欺待中楊志急奏曰陛下
殘暴事勢至此陛下且忍之不可擲其鋒也若必欲
好可忍亦如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袖忽左右報曰
有一路軍馬鎗刀映日金鼓震天前來救駕好消帝
教打聽是誰乃郭汜也原來即帝心轉憂只聞場外

頓使功名事已非

那楊志入城投店安下數口托人去樞密院打點將財物買上頭下細得用引見高太尉那高太尉從前交書看了大怒曰既是你十個制使去搬運花石綱九個回來交納了偏你這厮將花石綱失陷在外多時不來復命今日雖還赦宥所犯罪大難以交用把交書一筆批倒將楊志趕出殿前府來楊志煩惱回

喊聲大起原來李催引兵出迎郭汜鞭指郭汜而謂

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我汜曰爾乃反賊如何不殺你是何等公又催曰我保駕在此何為反賊汜曰此乃劫駕何為保駕催曰不須多言我兩箇各不許用軍士只自併輪虜的便把皇帝取去罷了以皇賭輸贏之物可笑可嘆○皇帝上用一把字皇帝下用取去字自有皇帝二字以來未有如此之狠狠者二人便就陣前厮殺戰到十合不分勝負只見楊彪拍馬而來大叫二位將軍少歇老夫特邀眾官來與二位講和楊彪始既欲用反問今又郭汜乃各自還營楊彪與朱馬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和郭汜竟將眾官盡行監下喚官曰我等為好而來何乃如此相待汜曰李催劫天子逼我劫不

到店中思想王倫勸得是

得公卿極沒理語說來都是趣甚揚彪曰一切天子一劫公卿意

只為酒家清白姓字不肯相從今日指望有個好處不想被高太尉毒害心中煩悶盤纏又使盡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如今事急只得拿去街上貨賣些錢鈔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走到街上站了半日並無人問轉到天漢橋去賣只見那兩邊站的人都跑人巷去躲了都說道大虫來了楊志曰好怪異城市裡

欲何為汜大怒便拔劍欲殺彪中即將楊密力勸汜乃放了楊彪朱馬其餘都監在營中彪謂簡曰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間耳固是正論惜未得匡君救法言訖相抱而哭昏絕於地雋歸家成病而死雋與蔡邕自此之後催汜每日厮殺一連五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却說李催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軍中郭汜聽婦之言李催信女巫之說從求惡人未有不聽婦人言不信巫邪說者賈詡屢諫不聽待中可見聽婦言信邪術便非好人楊琦密奏帝曰臣觀賈詡雖為李催腹心然實未嘗忘君陛下當與謀之正說之間賈詡來到帝乃屏退左右泣諭詡曰卿能憐漢朝救朕命乎朕字兩頭忽着救命二字

那有大虫來只見遠遠的一個大漢吃得半醉一冲一頓攪將來楊志看那人形貌粗惡原來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户叫做沒毛大虫牛二專一在街坊上撒潑行兇滿城人見那廝都躲了牛二搶到楊志面前問曰你這刀要賣幾貫錢楊志曰是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曰甚麼寶刀賣得許多錢有甚好處楊志曰第一件砍銅

自有朕字以來未嘗拜伏於地曰固臣所願也陛下有如此之狼狽者詔拜伏於地曰固臣所願也陛下
且勿言臣自圖之帝收淚而謝少頃李催來見帶劍直入帝面如土色催謂帝曰郭汜不臣監禁公卿欲劫陛下非臣則駕被擄矣帝拱手稱謝催乃出時皇甫酈八見帝帝知酈能言又與李催同鄉詔使往兩邊解和前有和事公卿酈奉記走至汜營說汜汜曰此有和事天子酈奉記走至汜營說汜汜曰如李催送出天子我便放出公卿酈即來見李催曰今天子以某是西涼人與公同鄉特令某來勸和二公汜已奉詔公意若何催曰吾有敗吕布之大功此是甚功勞輔政四年多著勳績切天子擄百姓都是勳績天下共知郭亞多盜馬賊耳乃敢擅劫公卿與我相抗誓必誅之君試觀吾方畧士眾足勝郭阿多西一孤酈答

剡鐵刀口不捲第二件砍得毛過第三件殺人不沾血牛二曰我便把銅錢放在欄杆上你若剡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錢楊志拿刀在手只一刀把銅錢剡做兩開眾人都喝采牛二曰第二吹毛我不信就自己頭上扯下數根頭髮通與楊志曰你且吹我看楊志接頭髮望刀口上一吹那毛都做兩段牛二又曰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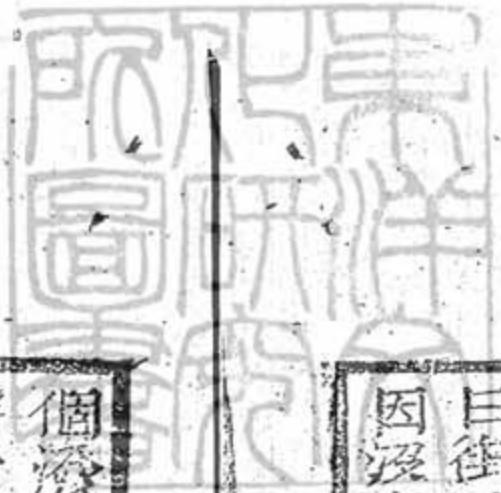
曰不然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致滅亡近董大師之強君所目見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國門則強固不足恃矣將軍身為上將持鐵仗節子孫宗族皆居顯位國恩不可謂不厚今郭阿多劫公卿而將軍劫至尊果誰輕誰重耶其言不是和事人李催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與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催怒少息詡遂推皇甫酈出酈大叫曰李催不奉詔欲弑君自立侍中胡選急止之曰無出此言恐於身不利酈叱之曰胡敬才汝亦為朝廷之臣如何附賊君辱臣死吾被李催所殺乃分也大罵不止酈雖忠然李催可以誅勝不可

你刺個人我看楊志自如
何敢殺人你去拿隻狗來
殺與你看牛二曰你說殺
人不曾說殺狗楊志曰你
不買便罷只官纏人做甚
麼牛二曰你敢殺我麼楊
志曰你好沒來由殺你做
甚麼牛二揪住楊志曰我
要你這口刀楊志大怒把
牛二推了一跌牛二扒起
來鑽入楊志懷裡楊志叫
曰街坊隣舍都是証見我
因沒有盤纏賣這口刀這

以神帝知之急今皇甫鄴回西涼却說李傕之軍大
西涼人曰李傕謀反從之者即為賊黨後患不淺西
涼人多有聽鄴之言軍心漸渙軍上皆聽同鄉人語
人語逆賊下如有李傕却不肯聽同鄉
國并不知有卿一催聞鄴言大怒差虎賁王昌追之
昌知鄴乃忠義之士竟不往追只回報曰鄴已不知
何往矣王昌殊賈詡又密論羌人曰天子知汝等忠
義人戰勞浩密詔使汝還都後當有重賞羌人正怨
李傕不與爵賞遂聽詔言都引兵去詔又密奏帝曰
李傕貪而無謀今兵散心怯可以重爵削之帝乃降
詔封催為大司馬催喜曰此女巫降神祈禱之力也
遂重賞女巫却不管軍將李傕如此者和其妻亦宜
以賞其催之益郭汜是吃

個滾皮強奪酒家的刀又
將俺打家人都怕牛二誰
敢勸楊志受欺不過一時
性起把牛二搠死了叫道
你們跟我去開封府出首
衆人只得隨楊志到府前
正值府尹升堂楊志拿刀
和地方衆人一齊跪下告
曰小人原是殿司制使楊
志為因失了花石綱削去
本職沒有盤纏將這口刀
在街坊上賣被牛二強奪
又打小人因此性起將牛
上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帝喜曰朕思東都久矣今球

是吃盡人也騎都尉楊奉大怒謂宋果曰吾等出生
八死身冒矢石功反不及女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
賊以救天子奉曰你於中置放火為號吾當引兵外
應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不料其事不密有
人報知李傕人搶宋果先殺之楊奉引兵
在外不見號次李傕自將兵出恰遇楊奉就寨中混
殺到四更奉不勝引軍投西安去了為後救李傕自
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殺死者甚多忽入
來報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欲與二公解和聲
言如不從者引兵擊之不記殺樊稠之催便賣箇人
情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討和郭汜亦只得許諾張濟



西涼人曰李傕謀反從之者即為賊黨後患不淺西涼人多有聽鄴之言軍心漸渙人語逆賊下如有國并不知有卿一催聞鄴言大怒差虎賁王昌追之昌知鄴乃忠義之士竟不往追只回報曰鄴已不知何往矣賈詡又密論羌人曰天子知汝等忠義人戰勞浩密詔使汝還都後當有重賞羌人正怨李傕不與爵賞遂聽詔言都引兵去詔又密奏帝曰李傕貪而無謀今兵散心怯可以重爵削之帝乃降詔封催為大司馬催喜曰此女巫降神祈禱之力也遂重賞女巫却不管軍將以賞其催之益郭汜是吃

二殺死眾隣舍都督楊志 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為驃騎將軍濟進糧食
告說府尹曰既是自行出 酒肉供給百官司稱大舖糧食酒肉家常物耳不犯
首饒了你打且取長枷枷 意此時王子公卿待之竟成至寶
了差官檢驗結成交案將 放公卿出營催收拾車馬東行遺舊御林軍數百侍
揚志收監眾人得楊志殺 戰護送纓輿過新豐至霸陵時值秋天金鳳驟起帝
了牛二除了街上一害都 俱知官庭春暖今日却受用動 忽聞喊聲大作數百
助他盤纏使用押司嘆他 馬秋風得此點染悲涼之極 軍兵來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曰來者何人侍中
是個好漢把狀詞都改輕 楊琦拍馬上橋曰聖駕過此誰敢攔阻有二將出曰
了招做一時閻殿快傷人 吾等奉郭將軍命把守此橋以防奸細既云聖駕須
命到了六十日限滿押司 親見帝方可准信楊琦高揭珠簾帝諭曰朕躬在此
真過太尹將楊志斷了二 卿何不退眾將皆呼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過秋景
十春杖刺了兩行金印送 誰佳天子二將回報郭汜曰駕已去矣汜曰武正欲
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 哄過張濟劫駕再入郿塢郿塢竟你如何擅自放了

軍差兩個防送公人張龍 過去遂斬一將起兵趕來車駕正到華陰縣背後城
趙虎監押上路大漢州橋 聲震天大叫車駕且休動帝泣告大臣曰方離狼窩
眾人請那兩個公人到酒 又逢虎口如之奈何眾皆失色賊軍漸近赫兵聽得
店把出銀兩賞發公人曰 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
念楊志是個好漢與民除 漢馮奉四字引軍十餘殺來來得原來楊奉曰為李
害今去北京望乞二位看 催所取便引軍屯終南山下今聞駕至特來保護應
顧張龍趙虎受了曰我們 前當下列開陣勢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反賊奉
也知他是好漢不消列位 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驟驃
分付眾人又將銀兩送楊 驃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於馬下楊奉
志做盤纏楊志拜謝各自 乘勢掩殺汜軍大敗退走三十餘里奉乃收軍來見
散去楊志與公人取了行 天子帝慰諭曰卿救朕躬其功不小奉頓首拜謝帝
李不數日來到北京每店 曰適斬賊將者何人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曰此人
安下原來大名府留守司



上馬官軍下馬官民最有河東楊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先出字後出姓名帝

權勢煥徹梁中書薛世傑又是一樣敘法愈勞之楊奉保駕至蕪陰駐蹕將軍段熲具衣服飲

膳上獻是夜天子宿於楊奉營中郭汜敗了一陣次

日點軍又殺至營前來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八

人醉楊志到廳前呈上公

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

特也曾認得楊志情問情

由楊志將高太尉不容復

職致悞殺死牛二的事情

一一告訴了梁中書大喜

就留在帳前聽用押了此

回與公人回丁東京自此

楊志只在梁中書府中聽

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矣催曰今張

用中書有心要擄他做濟兵據長安未可輕動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至弘

個中軍副牌月支俸受只

恐取人不服一日傳下號

令諸將來日都變起殺場

擄演武執梁中書囑楊志

曰我要穩舉你做個中軍

副牌月支十分俸受不知

你武藝如何楊志直道小

人應過武舉會做殿司府

制使今日蒙恩擢舉如

撥雲見日當効銜環之報

梁中書大喜賜與衣甲一

副有詩為証

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今不得已

先出字後出姓名帝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又是一樣敘法

揚志英雄傳丈夫
賣刀市上殺狂徒

却教罪匪幽燕地
演武場巾敵手無

次日梁中書帶領楊志來

到教場中演武廳坐下左

右擺列眾制使武官前後

簇擁着官員將校將臺上

坐着兩個都監一個喚作

天王李成一個喚作大刀

關達臺上監起一面大旗

兩下共有一百對金鼓手

三營鼓角發了三遍

插鼓大小三軍一齊整肅

將臺上一面引軍紅旗招

動只見鼓聲响處五百軍

列成兩隊將臺上又把白

旗招動兩隊軍馬齊立

在面前梁中書傳令教喚

副牌中軍周謹聽令施逞

武藝周謹得令將令旗

上馬將手中鎗使了幾路

梁中書曰教與京新撥配

軍楊志聽令曰你原是東

京殿司府制使軍官今配

來此間即今國家用人之

而召之以賊攻賊三處軍圍天子赦罪賜官如何不

來並拔本營軍士來與軍承約會一齊再取弘農其

時李催郭汜但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

者克軍臨敵則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向嘗敢死

求亦且不當名為敢死賊勢浩大李樂軍到會於滑

陽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物件拋棄於道樂軍見衣服

滿地爭往取之隊伍盡失催汜二軍四面混戰樂軍

大敗楊奉董承遮攔不住保駕托走背後賊軍趕來

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可捨百

官而去眾皆號泣相隨胡才被亂軍所殺承奉見賊

追急請天子乘車駕步行至黃河岸邊李樂等尋得

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氣嚴寒帝與后強扶到岸

此時景象比草船借箭之時更見悲涼邊岸又高不得

下船後圍追兵將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綽接連拴縛

帝朕放下船去人叢中周伏德拔白絹十數疋至

曰我於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接連魏鞏行軍校尉尚

弘用絹包帝及后公衆先往帝往下放之乃得下船

以白絹挂天子下李樂伏劍立於船頭上后見伏德

負后下船中岸上有不得下船者爭扯船纜李樂盡

砍於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船渡眾人其爭渡者皆被

砍下手指左臂皆斷於此之後有云吳聲震天既

渡彼岸帝左右止刺得十餘人楊奉守得牛車一輛

載帝至大楊絕食晚宿於野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

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糲之天子為之一嘆次日詔

大楊奉名在河東

際你敢與周謹比試麼若
贏得他我便送你充其職
役楊志曰蒙恩相約官安
敢有違隨即披挂上馬跑
將出來與周謹先比鎗法
周謹怒目這賊配軍敢來
與我比鎗不入正欲交鋒
只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演武
得罪幽燕作配成
富場比試較英雄

劫途敵手難終局
將遇長才怎用功
鵝書言奪欺滿月
魚鱗鎗刺耀霜風
直饒射虎穿楊手
盡在今朝勝負中
批說楊志周謹二人正欲
交鋒只見兵馬都監聞達
上所派票曰刀鎗是無情
之物恐有傷損今將鎗頭
去了各用毡片包裹罷了
石灰各穿皂衣但是鎗尖
所切白頭者當輪梁中

封李樂為征北將軍韓暹為征東將軍起駕前行有
二大臣等至奏拜車前乃太尉楊彪六僕韓融也帝
后俱哭韓融曰惟此二賊頗信臣言臣捨命去說二
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楊奉
營暫歇楊彪請帝都安邑縣駕至安邑苦無高房帝
后都居於茅屋中又無門戶四邊插荆棘以為屏
蔽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之下帝屋上暗插利刃引
兵於離外鎮壓李樂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竟於帝
前毆罵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高常車飲食失既使
李樂真帝勉強納之李樂韓暹又連名奏保無徒部
曲巫醫步卒二百餘名並為校尉御史等官李樂韓
官原做強盜李樂等卻卒做了強盜又要做官韓暹
是官做官又是強盜做強盜則做了官是真做了強盜

山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都說韓融回說
惟此二賊二賊從其言乃放百官及官人歸是歲大
荒百姓皆食粟菜餓卒遍野河內太守張揚獻米肉
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帝稍得寧董承楊奉兩議一
面差人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都李樂不從董
承謂李樂曰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地面
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李樂曰汝等
奉駕去我在此處住承奉乃奉駕起程李樂暗令
人結連李灌郭汜一同劫駕前猶以賊攻賊
秦韓暹知其謀連夜擺布軍士護送車駕前奔箕關
李樂聞知不等催催軍到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
四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灌郭汜在

此汝果與惟嚇得獻帝心驚膽戰山上火光遍起正

周謹各去鑽頭點了石灰是

各穿皂衣上馬兩個上陣

聞了五十合鏖上馬金兩

個勒馬回陣看周謹身上

班班點上約有四五十處

那楊志只有左肩胸上一

點日梁中書大喜喚周謹

上廳看了跡曰這般武藝

如何南征北討即令楊志

替此人職役都監李成與

日周謹鎗法生疎弓馬嫻

熟若除下賊後恐眾軍不

伏再令楊志與周謹比箭

二人得了將令楊志稟白

陣上弓箭發處恐有攔阻

請鈞旨梁中書曰武夫比

試但有本事射死勿論李

成又稟曰乞賜各人一面

遮箭牌梁中書依言二人

又上陣來楊志曰你先射

我三箭周謹恨不得把他

射死楊志拍馬望南而走

周謹縱馬趕來搭上箭望

楊志後心一箭楊志听弓

弦响將身躲過那箭射空

前番兩賊分爲二今番三賊合爲

不知漢天子怎離此難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州

或謂楊彪請召曹操何不請召劉備曰劉備兵

少而勢弱曹操兵多而勢強以多少強弱衡之

則必舍備而取操矣况有楊奉韓福違懷二心以

爭之於內又有諸大鎮挾重兵以爭之於外一

劉備之兵力烏足以禦之乎苟或告操曰恐有

先我而爲之者抑知袁紹袁術軍可爲而不能

爲劉備能爲而不可爲舍曹操竟無有爲之者

爾

操之遷帝許都舉阜之一帝長安催汜之遷帝

廓場無以異也然卓與催汜之名逆而操之名

順者勳王之師與劫駕不同所以獨成氣候晉

文公要太子赴河陽而諸侯賓服真伯者之事

也

劉備不殺呂布留以爲操敵也他日白門樓勸

斬呂布恐其爲操翼也前之不殺與後之勸殺

各有深意英雄所見非凡人可及

朱虛侯酒令正爲怪着姓呂的張翼德酒風亦



了周謹見一箭射不中又搭第二枝箭射來楊志見那箭來用弓稍只一撥那箭落地下周謹見第二枝箭又射不著心裡越慌楊志勒回馬望正所上來周謹趕來取第三枝箭射來楊志回身把箭接在手裡便縱馬入演武廳前中書見了教楊志也射周謹三箭周謹拿了一牌在手拍馬望南而走楊志縱馬便趕先把弓虛拽弦响周謹

為怪着姓呂的朱虛侯意中只有一剗那管我是呂家女婿張翼德意中亦只有一剗偏怪他說臣家丈人曹操為自己報父讐而徐州卒未嘗為操所破呂布為之婆報父讐而徐州竟為布所奪鞭內父之怨更甚於殺親父之怨人情愛父不如愛妻可歎也然愛父不如愛妻則必有愛妻不如愛妾者曹豹吃打便思為老妾報讐獨不思王允被殺何不為貂蟬報讐耶不算愛貂蟬這是怕老漢為之一笑

得弦响回身舉牌來遮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斧砍於馬下也尊殺一李確即此都門個空周謹叫曰這厮也會使鎗不會射箭等他第二枝箭再虛拽時我便喝住了他便拍馬望演武廳來楊志却取箭搭上弓弦心中想曰我要射他心窩必傷他性命只射他不着命處罷一箭正中周謹左肩着身落馬眾將救了周謹梁中書大喜令軍政司立了文案楊志驚周謹職役楊志喜氣洋洋正要

人有詩嘆之曰
昔日出城樵採羣豆何一皆為阻新多有死於頽墻壞壁之間
可為食盡去城中剝樹反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下
是歲又大荒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
詔改興平為建安元年建安二字取建都安邦之義
宮院中只有頽墻壞壁即孫堅看命楊奉且蓋小宮
居住百官朝賀皆立於荆棘之中天子一向在長安亦如居荆棘中具
職役楊志喜氣洋洋正要

謝中書只見一人叫曰我

和你比個試楊志看那人

身長七尺面圓耳大唇潤

身一部落落漢子威風

凜凜相貌堂堂直即中書

稟曰周謹比試患病新愈

因此誤輸小將不才願與

楊志比試若小將輸他時

便教楊志頂小將職役梁

中書看時正是正牌軍索

超為人性急人都叫做急

先鋒索成累百周謹不是

對手正好與索正牌比試

血流芒碭白蛇亡

秦鹿逐翻與社稷

天子懦弱燕邪起

看到兩京遭難處

赤幟縱橫遊四方

楚騶推倒立封疆

氣色凋喪盜賊狂

鐵人無淚也恹惶

大尉楊彪奏帝曰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

東兵強將盛可宜入朝以輔王室帝曰朕前既降詔

應前卿何必再奏公即差人前去便了彪領旨即差

使命赴山東宣召曹操却說曹操在山東聞知車駕

已還洛陽聚謀士商議有或進曰昔晉文公納周襄

王而諸侯服從此勸以伯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天

下歸心此直勸以今天子蒙塵將軍誠因此時宜倡

義兵奉天子以從眾望不世之憂也若不早圖人將

梁中書討道我操擡舉楊

志超將不伏今董

超時却無話說便與楊

志曰着意用心楊志

却去披挂李成付索超

曰周謹是你徒弟先自輸

了你若有疎失他把大名

宣府軍官都看輕了索超

曰不妨事便去披掛了提

起解金斧勒馬出陣楊志

挺鎗立馬于陣前旗牌官

王執令旗喝曰奉鈞旨必

要用心如有虧輸定行貴

先我而為之矣

此時此兵除郭一

曹操大喜正要收

拾起兵忽報有天使齎詔宣召操接詔死日與師却

說帝在洛陽白事未備城郭崩倒欲修未能人報李

催郭記領兵將到帝大駕問楊奉曰山東之使未回

李傕之兵又至為之奈何楊奉執邊曰臣願與賊決

死戰以保陛下董承曰城郭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

勝當復如何不若且奉駕往山東避之帝從其言即

日起駕望山東進前若使命未至曹兵先欲勸王

無一箭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來

到又吃一劫使人皆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來

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至車前拜啓曰曹操軍盡

要用心如有虧輸定行貴

固若是蘇時多有重賞三起山東之兵應詔前來聞李催郭弘犯洛陽先差夏
人得令縱馬出陣兩馬相候悻為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衛帝心
一兵器並舉兩個開到五方安少頃夏侯惇引許褚與李等至駕前面君供以
十餘合不分勝敗梁中書軍禮見帝慰諭方畢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即
看得呆了聞遂着了恐二命夏侯惇往探之回報曰乃曹操步軍也須臾曹洪
人有失忙忙教旗牌官去與二人分了旗牌官曰
相公有令二將住手兩個勒馬各回本陣中書敘取
兩錠白銀兩副表裏賞賜二人就陞二人為管軍提
瞻使索超楊志拜謝了梁中書與大小軍官在盧武宮夏侯惇屯兵於城外次日曹操引大隊人馬到來

屬筵宴飲至暮方散眾官

馬軍先到先兵雜至然後大宴畢八城風帝在於

員都送歸席各自散一次

殿階之下帝賜平身賞謝勳勞操曰臣同蒙國恩

曰却是端午節梁中書與

思圖報今催犯二戰罪惡貫盈臣有精兵二千餘

蔡天人後堂飲酒蔡管帶

以順討逆無不歸捷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為重

賜酒至數盃夫人曰我父

乃封操領一隸殺射假節賊錄尚書事却說李催郭

親六月一五生辰可使入

汜知操遠來議欲速戰曹詡諫曰不可操兵精將勇

收買金珠等物進上京師

不如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催怒曰爾敢滅吾親氣拔

慶壽中書曰我正要打點

劍欲斬詡眾將勸使是夜買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

只是一件去年收買許多

去得是獨恨次日李催領馬來迎操兵操先令許褚

寶器送至半路被賊人劫

其不早已

去今次必須令的有人押

曹仁與韋領三百餘騎於催陣中衝突二遭方纔布

去纔好從長商議不題却

陣連圍處李催在李邊李別出馬陣前未及開口許

說山東濟州鄆城縣

者飛馬過去刀先斬李邊李別吃了一驚倒撞下



姓時名文彬升堂喚捕盜馬褚亦斬之雙挽人頭回陣曹操撫許褚之背曰子
巡捕都頭一個馬兵都頭又曰真言之獎噲也又曰高祖自得領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
姓朱名全身長八尺五寸又曰仁領兵右出操自領中軍衝陣鼓響一聲三軍齊進
生一部五路鬚長一尺又曰賊兵抵敵不住大敗而走操親擊實劍細隨眾連
五寸面如紅棗目若朗星又曰夜追殺勦幾極多降者不計其數催沮望西逃命忙
一似關王模樣滿城人都又曰忙似喪家之狗自知無處容身只得往山中落草去
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地又曰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
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又曰武藝一個赤軍都頭姓雷
名橫身長七尺五寸面如又曰紫膛色一部黑鬚鬚為
他舊為人龍跳三次又曰秀精神充足遠暗想曰今東都大荒官僚軍民皆有

潤滿城人都叫他做插翅又曰飢色此人何得獨肥因問之曰公尊顏充朕以何調
虎原是木縣匠出身又曰理而聖此對曰某無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肥者必
做者身雖然仗義有些又曰劫是操之領之又問曰君居何職對曰某舉孝廉
亦能武藝言曰知縣又曰是曹操原為袁紹張揚後事今聞天子還都特來朝
這兩個上驢來分付曰又曰觀官封正議郎濟陰定陶人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
川管下俱屬水鄉今梁山又曰避席曰聞名久矣幸得於此相見遂置酒帳中相待
泊賊盜聚眾打劫拒敵官又曰今與荀彧相會忍人報曰一隊軍向東而去不知何
軍亦恐來搖擾鄉民不便又曰人操急令人探之董昭曰此乃李傕將楊奉與白
喚你兩個帶領一千兵一又曰波帥韓暹因明公來此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操自
個出東門一個出西門分又曰莫非疑操乎昭曰此乃無謀之輩明公何足慮也操
頭巡捕若有賊人捉來討又曰又曰李郭一賊此去若何昭曰虎無爪鳥無翼不久
解不可擾動鄉民兩個都又曰當為明公所擒無足介意郭四人雪淚操見昭語言

看不得眼李
郭四人雪淚
操見昭語言

橫當晚引兵出東門到
東漢利靈官廟前見殿門
不閉雷橫曰這殿裡恐有
賊在視而我們人去有一
看眾聲看火把照將人去
只見供桌上赤條條睡着
一個大漢眾士兵一齊向
前擲了押出廟門投那里
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赤髮鬼夜臥靈官殿
見天工聖鏡東漢村

勇悍劉唐偷運藥

靈官夜裡夢徘徊
偶遇靈童捆縛
致使英雄困草萊
幽林雷橫應豎計
仁慈晁蓋獨憐才
生辰寶賈珠珍貝
總被斯人送得來
那說雷橫同眾士兵縛了
那漢去晁蓋保正庄上
心吃然後解縣原來東漢
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
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愛
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

殺機便問以朝廷大事昭曰明公與義兵以誅暴亂
八朝輔佐天子此五霸之功也但諸將人殊意異未
心服從今若留此恐有不便惟移駕幸許都為上策
此策非為朝廷 然朝廷播越新還京師遠近仰望以真
一朝之安令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
非常之功愿將軍決計之
不以食淡人語然食操執
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但楊奉在大梁大臣在
朝不有他變否昭曰易也以書與楊奉先安其心明
告大臣以京師無糧欲專駕幸許都近魯揚輕運糧
食庶無欠缺懸隔之憂大臣聞之皆欣從也操大喜
昭謝別操執其子曰凡操有所圖唯公教之昭稱謝
而去
當操又得操由是日與眾謀士密議遷都之事

時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吾仰觀天文
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過天津熒惑又逆行與
太白會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
氣數將終晉魏之地必有興者
周詩有魏風而魏為晉所并魏地遂八千
晉及晉卿魏斯求為諸侯與韓趙二分晉國而魏復
興焉左傳曰魏大名也故舉禹居於此而子孫乃
目魏居天下之中中央屬上上
又密奏獻帝曰天命
有去就五行不當盛代火者土也代漢而有天下者
當在魏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
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或曰漢以火德王而明
公乃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興火能生土土能旺
木正合重昭玉立之言他日必有興者
雖云也利賞
曹操得操意遂決次日入見帝奏曰東都荒廢欲
遷許都

投他的便屋上將銀贖
 發他起身最愛個鍊使棒
 不肯娶妻室本鄉有兩個
 村坊一個東溪村一個西
 溪村止隔一條大溪那西
 溪村常常出鬼白日迷人
 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
 人經過村人備說其事僧
 人指個去處用青石鑿個
 寶塔鎮住溪邊那西溪村
 的鬼都走過東溪村來鬼
 益得知大怒走過溪把青
 石塔獨自托過東溪邊放

不可修葺更兼轉運糧食艱辛許都地近魯陽城郭
 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用臣敢請駕幸許都唯陛下
 從之帝不敢不從羣臣皆懼操勢亦莫敢有異議遂
 擇日起駕此時皇帝竟如雙陸象操引軍護行百官
 皆從行不到數程前至一高陵忽然喊聲大舉揚奉
 韓暹領兵攔路二人忽來奪駕使其得徐晃當先大
 叫曹操欲劫駕何往操出馬視之見徐晃威風凜凜
 暗暗稱奇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
 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操即鳴金收軍召謀士議曰楊
 奉韓暹誠不足道徐晃乃真良將也吾不忍以力併
 之當以計招之曹操見才使受行軍從士滿寵曰主
 公勿慮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

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
 天正江湖上都聞他名字
 當夜雷橫等到庄前敲門
 庄客報知晁蓋教開了門
 眾兵把那漢子馬在房裡
 雷橫入到草堂坐下晁蓋
 出來問都頭有甚公幹雷
 橫曰奉知縣鈞旨差我下
 鄉各處巡捕盜賊走得因
 之來投貴庄借宿晁蓋教
 庄客安排酒食款待晁蓋
 問曰捉得有甚盜雷橫曰
 却緣靈官一裡有個大漢

八其營以言說之官教他傾心來降操欣然遣之是
 夜滿寵扮作小卒混入彼軍隊中偷至徐晃帳前只
 見晃秉燭被甲而坐寵突至其前來得與凡如
 曰故人別來無恙乎徐晃驚起熟視之曰子非山陽
 滿伯寧耶何以至此寵曰某現為曹將軍從事今日
 於陣前得見故人欲進一言故特冒死而來晃乃延
 之坐問其來意寵曰公之勇譽世所罕有奈何屈身
 於楊韓之徒曹將軍當世英雄其好賢禮士天下所
 知也今日陣前見公之勇十分敬愛故不忍以健將
 決死戰特遣寵來奉邀公何不棄暗投明共成大業
 晃甚喜沉吟良久乃喟然嘆曰吾固知奉邊非立業
 之人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擇木

在供桌上睡我看不是好人今綁吊在外面耳房裡
屍蓋孝思曰有甚賊被他拿了我去看是誰便叫主
管出來陪都頭飲酒我去
淨手便來見蓋提燈來耳
房裡看時只見那漢露出
一身黑肉紫黑潤臉鬚邊
一搭硃砂記上面一片黑
黃毛屍蓋問曰你是那裡
人那漢曰小人是遠方客
人運來這里投個好漢屍
蓋道這好漢叫做甚那

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過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
天也屍起謝曰願從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還而去
以為進見之禮屍曰以臣弒主大不義也吾決不為
或曰布衣了原大相懸絕公明真
無義士故後來獨與雲長公交厚寵曰公真義士也
屍遂引帳下數十騎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早有人
報知楊奉奉大怒自引于騎來追大叫徐晃反賊休
走正追趕間忽然一聲砲響山上山下火把齊明伏
軍四出曹操親自引軍當先大喝我在此等候多時
你教走脫滿寵去而徐晃必求徐晃來楊奉大驚急
待回軍早被曹兵圍住恰好韓暹引兵來救兩軍混
戰楊奉走脫曹操趁彼軍亂乘勢攻擊兩軍軍士大
半多降楊奉韓暹勢孤引敗兵投袁術去了後文操

漢道這好漢叫做甚那

曰你如何叫做甚那

曰我有一本書寫得他正

屍蓋答曰我信是實得正

今要我救你時你要認我

做親舅少時我這都頭出

求你便呼我做阿舅只說

四五歲離了我家今舊來

尋阿舅不認得因此在此

歇宿那漢曰若得救拔深

感義士厚恩有詩為証
黑氣一堆古廟中
被捉局懸草會東

收軍回營滿寵引徐晃八員操大喜厚待之於是迎
為馬到許都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不置言詞院
衙門修城郭府庫軍器等十三人為列侯賞功罰
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帝命為
不錄尚書事竟封得不賜故不若自封之為爽快
也。僅此自高蓋徐勣今亦封今操竟自封職御更
不勞天子賞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依為軍師郭
嘉為司馬祭酒劉曄為司馬掾曹毛玠在峻為典農
中郎將催督錢糧程昱為東平相范盛重昭為洛陽
令滿寵為許都令夏候惲真侯淵曹仁曹洪皆為將
軍呂虔李典樂進于禁徐晃皆為校尉許褚典直百
為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
總結大務先直曹操然後方奉天子自此皇帝
又在操手

恩是劉琦不該死
解圍是蓋有奇功

晁蓋把門樓上急入後堂
來見雷橫雷橫言晁蓋
曰都頭官身不敢久留
法雷橫出門去兵解下那
漢曰我便是阿員快救我
得保正屍蓋曰原來是我

神道曹既定大事乃設宴後皇聚眾謀士共議曰劉
備屯兵徐州自領州事近呂布以兵敗投之備使居
於小沛若二人同心引兵來犯乃心腹之患也公等
有何妙計可圖之方定許都遂以徐州為心腹之患
諸曰思借精兵五萬斬劉備呂布之頭獻於丞相苟
或曰將軍勇則勇矣不知用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造
次用兵或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計奇今劉備
雖領徐州未得詔命明公可奏請詔命督授備為徐
州牧因各與一書敘殺呂布事成則備無猛士為輔
亦漸可圖事不成則呂布必殺劉備矣此乃二虎競
食之計也孫一職國操從其言即時奏請詔命遣使
齎往徐州封劉備為正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

小甥王小三六歲同家姊
夫上南京去了十數年這
厮十五歲做了客人來這
裡販菓子回後不曾見面
因他疑道有搭硃砂記以
此認得晁蓋喝曰小三你
如何不來我家却去村中
做賊那漢叫曰我十五歲
來時走了一點今日來晚
記不得阿房路只得去
廟裡睡不想被他們不問
情由將我拿來死蓋罵曰
你不早來我家只在路上

并附各書一封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帝幸許都正
欲上表慶賀忽聽得使至出郭迎接人部拜已說破
畢設宴相待使使曰君侯得此恩命是將國
帝前保薦之力也玄德稱謝使者乃取出私書呈
與玄德看罷曰此事尚容計議已說破請散宴
來使於館驛玄德連夜與眾商議此事張飛曰呂布
本無義之人殺之何礙已說破玄德曰他勢窮而來投
我我若殺之亦是不義張飛曰好人難做看透世情
天下負好人者說去非要人信不如大也玄德不從次日呂布來賀玄德
教請人見布曰聞公受朝廷命特來相賀玄德遜
謝只見張飛扯劍上廳要殺呂布德慌忙阻住而
大驚曰翼德何故只與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道是

貪酒吃雷橫勸曰保正
 怒你外甥本不曾做賊我
 們在廟裡見他生得蹉蹉
 因此設疑慢捉了他即教
 士兵解了縛縛便曰保正
 休怪早知是令甥決不取
 如此是益日請入再有話
 說常橫却入草堂是益取
 出十兩花銀曰都頭休嫌
 輕微笑之笑雷橫推却
 不過領謝引士兵去了是
 甚引那漢到後堂取衣堂
 與他換了個個來田那漢

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你
 喝退乃引呂布同人後堂
 密書置呂布看畢泣曰此
 我一人不和耳玄德曰見
 之事呂布再三拜謝備留
 兒長何故不肯殺呂布玄
 布同謀伐之故用此計使
 中取利奈何為所使乎
 關公歎曰道是張飛曰我
 自與殺此賊固不因玄德
 之妻起見也快人快語
 為也次日玄德遣使回京
 曹孟德言六谷緩國之使
 回見曹操曰玄德不殺呂

曰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

潞州人氏因鬻邊有這殊

砂記人都叫做赤鬚唐特

來送一套富貴與哥哥昨

夜醉倒在廟裡被他捉來

幸得相會哥哥請上受劉

唐拜謝是益答了禮曰你

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

何處劉唐曰小弟好聽得

北京梁中書賂買十萬貫

金珠寶貨送上東京與他

丈人蔡大能慶生辰趕這

六月十五日小弟想他是

原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與爾議事豈可相離張

布之事操聞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彧曰又有一計

名曰驅虎吞狼之計詔名操曰其計如何彧曰可暗

令人往袁術處通問報說劉備上表表要魯南陽術

聞之必怒而攻備公乃明詔劉備討袁術兩邊相併

呂布必生異心此驅虎吞狼之計也因初呂二人不肯相併又弄出

袁術大喜先發人往袁術處次假天子詔發人往

徐州却說玄德在徐州聞使命至出郭迎接問讀詔

書却是要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送使者先回蔡竺

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

曹操所以能令人遂點軍馬越日起程孫乾曰可先

者只為假托王命

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

原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與爾議事豈可相離張

原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與爾議事豈可相離張

不義之財取之無得不知
飛曰小弟愿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二者
真哥心下如何見蓋曰你
去容易少歇待我從長商
議便教生客引劉唐去客
房裡安歇劉唐在房中思
想曰多虧是蓋救我但恨
雷橫乎白騙保正十兩銀
子又吊了我一夜不如趕
去奪回銀子送還保正也
顯我本事便去鎗架上拿
條撲刀就出庄門望南趕
去六里大喝一聲都頭不
見了雷橫回頭見劉唐趕
來

來擎着撲刀喝曰你來如
何劉唐曰你把銀子還我
便罷雷橫曰是你母舅蓋
我的于你何于劉唐大怒
掄刀便殺二人鬥了五十
餘合不分勝敗衆士兵見
雷橫贏他不得却要齊力
相助只見一個人秀方模
樣兩條鋼鍊叫曰你二
位且歇我有話說便把鋼
鍊一隔兩個都收了撲刀
那人生得眉清目秀面白
鬚長乃是智多星吳用表

戰只教軍士來偷營劫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軍相
德驢兵殺將過去紀靈大敗退守淮陰河日不敢交
手關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於馬下玄
他決箇雌雄荀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紀靈將軍對
今紀靈却遣前將荀正出馬關公曰只教紀靈來與
關公便撥馬回陣立於陣前候之備推之極是雲長身分不是魯德身
與紀靈大戰一連三十合不分勝負紀靈大叫少歇
馬舞刀來取玄德關公大喝曰匹夫休得逞強出馬
詔以討不臣汝今敢來相拒罪不容誅紀靈大怒拍
嗥大罵劉備村夫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天子
乃山東人使一人口三尖刀重五十斤是日引兵出
州兩軍會於盱眙玄德兵少依出衡水下寨那紀靈

不義之財取之無得不知
飛曰小弟愿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二者
真哥心下如何見蓋曰你
去容易少歇待我從長商
議便教生客引劉唐去客
房裡安歇劉唐在房中思
想曰多虧是蓋救我但恨
雷橫乎白騙保正十兩銀
子又吊了我一夜不如趕
去奪回銀子送還保正也
顯我本事便去鎗架上拿
條撲刀就出庄門望南趕
去六里大喝一聲都頭不
見了雷橫回頭見劉唐趕
來

來擎着撲刀喝曰你來如
何劉唐曰你把銀子還我
便罷雷橫曰是你母舅蓋
我的于你何于劉唐大怒
掄刀便殺二人鬥了五十
餘合不分勝敗衆士兵見
雷橫贏他不得却要齊力
相助只見一個人秀方模
樣兩條鋼鍊叫曰你二
位且歇我有話說便把鋼
鍊一隔兩個都收了撲刀
那人生得眉清目秀面白
鬚長乃是智多星吳用表
戰只教軍士來偷營劫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軍相
德驢兵殺將過去紀靈大敗退守淮陰河日不敢交
手關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於馬下玄
他決箇雌雄荀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紀靈將軍對
今紀靈却遣前將荀正出馬關公曰只教紀靈來與
關公便撥馬回陣立於陣前候之備推之極是雲長身分不是魯德身
與紀靈大戰一連三十合不分勝負紀靈大叫少歇
馬舞刀來取玄德關公大喝曰匹夫休得逞強出馬
詔以討不臣汝今敢來相拒罪不容誅紀靈大怒拍
嗥大罵劉備村夫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天子
乃山東人使一人口三尖刀重五十斤是日引兵出
州兩軍會於盱眙玄德兵少依出衡水下寨那紀靈

字學完道號加亮先生祖
貴本鄉人氏指劉唐曰你
因其與都頭爭鬥劉唐曰
我和他爭即于你甚事雷
橫曰欽授不知這厮夜來
睡在靈官廟裡被我拿住
帶見保正却是保正的外
甥我看保正分上放了他
保正送我些禮這厮瞞了
保正趕到這里來取與用
勸曰你毋舅與我王交又
和都頭相好他送禮與都
頭你若取去恐傷了你令

拒不在話下却說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後一應雜事
俱付陳元龍管理軍機大務自家亦酌一日設宴請
各官赴席眾人坐定張飛開口曰我只臨去時分付
我少飲酒恐致失事察官今日盡此一醉明日都各
戒酒自巳不能取酒相要擊我守城今日却都要滿
飲言罷起身與眾官把盞酒至曹豹面前豹曰我從
天戒不飲酒天戒二字新○你自不飛曰新殺漢如
何不飲酒一死且不借我與你吃一盞狗彘相只得
飲了一盞破天張飛把遍各官自斟巨觥連飲了幾
十盞不覺大醉却又起身與眾官把盞酒至曹豹約
曰某實不能飲矣飛曰你恰纔吃了如今為何推却
約再三不飲飛醉後使酒今人每因使酒故或酒興
德偏因成相反致便信耳

扭身面皮劉唐曰這人詭
取阻勇銀兩若身不還我
誓不回去雷橫曰除是現
正來到我傍邊他決不還
你劉唐大怒與雷橫正開
開只見士兵道保正來了
兇蓋喝曰小三畜生不得
無理怎的起來這里雷橫
自令甥趕來問我取銀和
小人問了半日教投勸解
在此兇蓋曰都頭看箭而
請回容來日請罪兩別去
了吳用曰不是保正自來

前令人俗便發怒曰你違我將令該打一百以將令
行將令行將令將官却自認便喝軍士下陳元龍曰立
德公臨去時分付你甚來飛曰你又官只當官事
休來管我言所得而官也曹豹無奈只得告求曰
翼德公看我女婿這一面且恕我罷飛曰你女婿是誰
豹曰呂布是也正提看飛大怒曰我本不欲打你你
把呂布來誑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呂布張
使酒罵曹豹意不在曹豹而在呂布亦如惡者大
使酒罵曹豹意不在曹豹而在呂布亦如惡者大
不住將曹豹鞭至五十此五十一眾人苦苦告饒
止不相曹豹替痛曹豹回去深恨張飛連夜差
人齋書一封送投小沛見呂布備說張飛無禮且云
玄德已往淮南今夜可乘飛醉引兵來襲徐州不可

了吳用曰不是保正自來
請回容來日請罪兩別去
在此兇蓋曰都頭看箭而
請回容來日請罪兩別去
了吳用曰不是保正自來

做出一場大喜這便合物端的是好武盡雷都也敵他不遇竟自正夢來請先生忽牧童來報一個大漢拏條撲刃望南趕去我慌忙趕來却得教護勸位請教授到敝生議事吳用同晁蓋劉唐到府上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曰此人是誰晁蓋曰此人姓劉名八環濟州人氏因有一套官軍來投奔被雷捕拿到我家我假認他做外甥

久居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失此不取固之晚張飛使酒布能久居小沛或無徒以使酒書張飛也布從之隨即披挂上馬領五百騎先行使陳宮用大軍繼進高順亦隨後進發曹探之改徐州為及報之言小沛離徐州只四十五里上馬使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澄清當此月明人靜正好城上便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曰劉使君有機密使人至城上有曹豹電報知曹豹上城看之便令軍士開門呂布一聲暗號眾軍齊入喊聲大舉張飛正醉臥府中左右急忙搖醒報說呂布賺開城門殺楊修來了張飛大怒慌忙披挂縛了丈八蛇矛纔出府門上

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來得馬時呂布軍馬已到正與相迎張飛此時酒猶未醒不能力戰呂布素知飛勇虎在關前亦不敢相逼十八騎擁將保着張飛殺出東門玄德家眷在府中都不及顧了却說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從又欺他醉遂引百十人起來道非計死飛見豹大怒拍馬來迎戰了三十曹豹敗走飛趕到河邊一鎗正刺中曹豹

中書收買十萬兩金珠簪目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要生辰早晚從這里經過他來正應我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墜在我屋脊上尋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和今時請教授商議此事若何吳用曰此事却好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好晁蓋曰莫非要應星之數吳用曰兄與呂布相應外今夜與徐州眾將大色玄德嘆曰得

把玄德明諸人不許擅入此非呂布用情乃感玄德示以操書之情也

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肝胎來見玄德具說曹豹與呂布相應外今夜與徐州眾將大色玄德嘆曰得

長遠夢非同小可莫非本
地再有扶助的人來吳用
盤魚了半响可有了鬼益
日先生既有心腹好漢便
去請來成就此事不知吳
用說出甚人且聽下回分

解

第十四回

吳學究說三阮擡壽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英雄聚義本無期
水滸山涯任指揮
欲向生長整家寶

何足喜失何足憂落落丈夫語 關公曰嫂嫂安在問得飛
曰皆陷於城中矣玄德默然無語問家眷失却只默
欲自刎却放聲大哭 關公頓足埋怨曰你當初要守
是至情亦是妙用 城時說甚來兄長分付你甚來今日城又失了嫂嫂
又陷了如何是好張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
正是

舉杯暢飲情何放 投劍捐生悔已遲
不知張飛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五
行
書
局
藏
書

